

中国文言小说

百部经典

主编 史仲文



北京出版社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六

骊山记

张俞游骊山作记

大宋张俞，字才叔，又字少愚，西蜀人。幼锐於学，久而愈勤，心慕至道。应制科，辞理优赡赅博，意为必擢高等。有司罪其文诋讦太直^①，不可进，俞由是不得意，尤为议者所惜，俞不乐。日与朋侪登高大醉。久乃还蜀，更不以进取为事。亦多往来京索间，所过有山水之奇，虚名之玩，未尝不往观焉。既观，未尝不吟咏，反覆烂熳，终日嘯傲，至有历时不能去。

俞尝命一仆荷酒肉，一仆携纸笔，一日，与三四友人游骊山，俞谓其友人曰：“吾走天下有日矣，足迹几遍於四海，而山水宜乎厌饫。道也终不能使人忘情，吾之志如是也。骊山吾已数游，不须再登也，不若山下见老叟，求古遗事。”乃同友人遍历民家，皆曰：“惟田翁好蓄古文书籍，博览古今。”俞乃倩^②一耕者导至田翁家，翁久乃出，发鬓如雪，进趋甚有礼，视听不少衰。既坐，翁谓俞曰：“山野闲居，门无长者车骑久矣。君子惠然见过，何也？”俞曰：“余好古者也。闻翁有寿且知古，此来诚有意也。”翁始则悚而拒，终则愧而谢，且曰：“吾今年九十三矣，亦尝见大父洎吾祖言往事。晋汉时吾不知也，唐自明皇而下吾素所记。”就衣

带间取铁匙，命其子：“开钥，取吾柜中某书来。”

及启，乃一幅图也，即骊山宫殿图。凡二门，大小九殿，台亭六十二处。回廊屈曲，莫知其数。东曰日华门，西曰月华门。东大殿曰万寿殿，一殿曰迎阳，又一曰晨晖，又一曰紫极，又一曰宝林，又一曰宝基，又一曰明和，又一曰文庆。自日华门入，即大安殿。月华门入，即万寿殿。大安殿后三殿：一曰迎阳，一曰紫极，一曰晨晖。万寿殿后三殿：一曰宝基，一曰宝林，一曰明和。六殿后又一殿，曰文庆也。后即翠华门，乃入后宫。东即紫云阁，阁东即先春馆，西即桂香堂。西又有明华阁^③，阁东即惜花馆，西即载月堂。紫云阁东即碧瑶池，环池榭东即赏春台，西即御钓台、明霞阁，西乃宝积池，池北乃圣智堂，前曰清风轩也。宫中流水灌注，环绕台榭。宫外又有台殿，或架岩腹，或横危巖，皆有佳名，不知尽纪。翁按图指示，豁然在目前。俞喜曰：“骊宫吾已知之矣。”

既久，翁复言曰：“吾之远祖尝为守宫使，常出入禁中，故宫中事亦可得而言也。祖常言：明皇时天下无事，太平日久，常多幸骊山宫，从驾侍卫祇五六千人，百官供给亦有三四千人，常不满万，皆给於宫，而不少乏。如当时府库之积丘山，茶布之货堆露不恒，民间玉帛不知纪极，斗米不满三十钱。帝又好花木，诏近郡送花赴骊宫。当时有献牡丹者，谓之杨家红，乃卫尉卿杨勉家花也。其花微红，上甚爱之。命高力士将花上贵妃，贵妃方对妆，妃用手拈花，时匀面手脂在上，遂印於花上。帝见之，问其故，妃以状对。诏其花栽於先春馆。来岁花开，花上复有指红迹。帝赏花惊叹，神异其事，开宴召贵妃，乃名其花为一捻红。后乐府中有《一捻红》曲，迄今开元钱背有甲痕焉。宫中牡丹最上品者为御

衣黄；色若御服。次曰甘草黄，其色重於御衣。次曰建安黄，次皆红紫，各有佳名，终不出三花之上。他日，近侍又贡一尺黄，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几一尺，高数寸，祇开一朵，鲜艳清香，绛帟笼日，最爱护之。一日，宫妃奏帝云：‘花已为鹿衔去，逐出宫墙不见。’帝甚惊讶，谓：‘宫墙甚高，鹿何由入？’为墙下水窦，因雨窦浸，野鹿是以得入也。宫中亦颇疑异，帝深为不祥。当时有佞人奏云：‘释氏有鹿衔花，以献金仙。帝园有此花，佛土未有耳。’帝亦私谓侍臣曰：‘野鹿游宫中非佳兆。’翁笑曰：“殊不知禄山游深宫，此其应也。”俞曰：“吾尝观《唐纪》，见妃与禄山事，则未之信。夫帝禁深沉，守卫严密，宫女数千，各有掌执，门庭禁肃，示有分限，虽蜚螭蚁莫能得入，果如是指乎？”翁曰：“史氏书此作戒后世，当时事亦可言陈。《易》曰：‘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正为此也。妇人女子性犹水也，置於方器则方，置於圆器则圆。且宫人数千，幽之深院，绮罗珠翠，甘鲜肥脆，皆足於体，所不足者，大欲耳。圣人深思此，故主宫殿用中贵人也。贵妃自处子入宫，上幸倾后宫，常与游者禄山也。禄山日与贵妃嬉游，帝从观以为笑，此得不谓之上慢乎？贵妃虑其丑声落民间，乃以禄山为子。一日禄山醉戏，无礼尤甚。贵妃怒骂曰：‘小鬼方一奴耳，圣上偶爱尔，今得官出入禁掖，获私於吾，尚敢尔也！’禄山曰：‘臣则出微贱，惟帝王能兴废也，他皆无畏焉。臣万里无家，四海一身，死归地下，臣且不顾。’叱贵妃，复引手抓贵妃胸乳间。贵妃泣曰：‘吾私汝之故也，罪在我而不在尔，尔今不思报我，尚以死胁我！’时宫女王仙音旁立，乃大言：‘安禄山夷狄贱物，受恩主上，蒙爱贵妃，乃敢悖慢如此！我必奏帝。’禄山犹不止，云：‘奏帝我不过流徒，

极即刑诛。贵妃未必无罪，得与贵妃同受祸，我所愿也。此所谓鱼目得伴明珠入水，碱碇同白玉入火^④，又何害焉？’会高力士赍福建绿荔枝上贵妃，禄山乃忸怩引去。力士久在屏外躬听，且知所争。力士上传帝旨，跪进荔枝乃去。贵妃使人从力士谢曰：‘慎无言适来之事。’高曰：‘帝非贵妃，当受黜废，出居於外，则主人不乐可知。为我谢贵妃，臣知此久矣，非今日也。臣宫中老物也，岂不知爱君父乎？愿贵妃勿忧。’贵妃虑帝见胸乳痕，乃以金为诃子遮之。后宫中皆效之，迄今民间亦有之。”

俞复谓翁曰：“玄宗据崇高之势，有天日之表，龙凤之姿，兼文武全美，禄山丑类，安能动贵妃心？”翁云：“据祖言：禄山虽是胡儿，眉目疏秀，肌若凝脂。加之性灵敏慧，言语巧辩，音乐技艺往往通晓，亦涉猎书数，尤能迎合上意，上所以爱宠。禄山亦多异处。”俞曰：“何异也？”翁曰：“禄山手足心俱有黑子，尝自语人曰：‘此王公之相也。’禄山素丰肥，盛暑酣寝，鼻声如雷，宫人多以清泉洒其身，久而方醒，率以为常。一日，禄山醉卧明霞阁下，误为宫人覆水於面。禄山俄瞑目喷气，头上生角，体亦生鳞，骧首踠足，势欲飞跃。宫人四走，莫知所避。有报帝曰：‘禄山化作龙。’时帝与妃子弈棋，帝急往视，乃曰：‘不足畏也。此乃真猪龙。’少顷，禄山睡觉，帝因问禄山。禄山曰：‘臣适梦中为人以水沃臣，臣梦化为龙。’异日，贵妃问帝曰：‘禄山化龙之事甚可畏。’帝云：‘不足畏。’‘何也？’帝曰：‘天地之神物，莫若龙之能变化也。真龙则角长而鬃密，腹紧而尾倍，目深而鼻高，鳞厚而爪长。朱目血舌，赤须火髻，息则人莫见其踪，动则雷雨满天下。禄山乃猪龙者，吾见精出鼻肆，腹大尾赤，鳞薄爪秃，鬃疏角短，目青不光，髻黑无

焰^⑤，但能乘水势败坏堤岸，汨没泥水中为害，非云雷之主也，故不足畏。但恐禄山异日不能善终，须死兵刃。’贵妃复曰：‘莫为患乎？’帝曰：‘此外非汝可知。’”

俞曰：“贵妃色冠后宫，为天下第一，迄今传为绝代色，其美可得闻乎？”翁曰：“观史氏所言，中人贵妃发委地，光若傅漆，目长而媚，回顾射人。眉若远山翠，脸若秋莲红。肌丰而有余，体妖而婉淑。唇非膏而自丹，鬓非烟而自黑。真香娇态，非由梳掠。乃物比之仙姬，非人间之常体。笑言巧丽，动移上意。帝对妃子论杜甫宫词，他日帝因思其诗，命宫人取其诗，为宫人远去，妃子曰：‘不须取，妾虽听之，尚能记忆。’乃取纸录出，不差一字，其敏慧又可知也。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帝以指扞弄曰：‘吾有句，汝可对也。’乃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妃未果对。禄山从旁曰：‘臣有对。’帝曰：‘可举之。’禄山曰：‘润滑初来塞上酥。’妃子笑曰：‘信是胡奴只识酥。’帝亦大笑。”翁又曰：“当时西蜀有女髡^⑥，解造补鬓油膏面。用白胭脂白杏仁心、梨自然汁、白龙脑相熬合和，用以调粉匀面，白而光润。用紫芝麻、胡桃油、黑松子、乌沉香合而润鬓，黑而复香。蜀中以二油进，后中贵窃鬻民间，富者亦用之。宫中呼为锦里油，民间呼西蜀油。后明皇入蜀，此亦先兆之应也。”

翁曰：“禄山数失礼贵妃，贵妃私甚恨，第无计绝之耳。晚年尤不喜之。禄山之守渔阳，贵妃屡言於上曰：‘渔阳天下之精兵所聚，宜用心腹臣，禄山阴贼，不可为帅。’上不答。禄山辞贵妃，贵妃开宴饯之。酒半酣，禄山曰：‘臣久出入宫掖，蒙私贵妃，而中道弃之，吾之此行，深非所乐。此别复有相见之期乎？’贵妃但笑而不答。禄山复曰：‘人但

恨无心耳。苟有心，虽抽肠溅血，万死万生犹不顾，臣须来见娘娘。’因涕泣交下，起抱贵妃，良久不止，左右勉之，久方辞去。明日，禄山尚未行，欲再入宫见贵妃，诏不得入内。禄山既行，甚怏怏，令前骑作乐。禄山曰：‘乐有离声，人多别恨，自古迄今无有也。’后杨国忠专政，深恨禄山。禄山至渔阳，多求珍异物，并私书上贵妃，尽为国忠抑而不达。顷之，禄山怨国忠，益有反意，乃兴兵向阙，言於左右曰：‘吾之此行，非敢觊觎大宝，但欲杀国忠及大臣数人，并见贵妃叙吾别后数年之离索，得回住三五日，便死亦快乐也。’此言流落民间，故马嵬六军不进，指妃子而为言也。开元末童谣云：

山上一群鹿，大鹿来相逐。啼杀涧下羊，却被猪儿触。

后果为帐下李猪儿所杀。禄山反书至，帝方食，贵妃不觉失匕筋。帝惊顾左右甚久，诏杨国忠为御营都元帅。都人惊骇，尘土四散，咫尺莫辨牛马。帝登丹凤楼置酒，楼下有人唱歌云：

不见只今汾上水，惟有年年秋雁飞。

其音甚悲，帝泣下，不终饮而止。左右奏曰：‘陛下素大度，禄山虽兵变，安能遽至此也？’帝上马由承天西去，长安父老遮乘輿言曰：‘陛下以重禄养禄山，禄山不以臣报陛下，天理不远，人情莫顺。禄山非久，血污锋刃，身膏草野，不日臣等复出长安，西迎銮輿之来。’^⑦帝曰：‘朕已诏天下兵百道并进，必破此贼。深虑贼锋未可当，终恐为父老忧，各宜相率避之。’帝令一中贵人厉声曰：‘关东皆贼也，不可往。西可以避。’竟去。由是都人多人蜀避贼。”

温泉记

西蜀张俞遇太真

亳州秦醇子履撰

西蜀张俞再过骊山，留题二绝云：

金玉楼台插碧空，笙歌递响入天风。当时国色并春色，尽在君王顾盼中。

其二云：

玉帝楼前锁碧霞，终年培养牡丹芽。不防野鹿逾垣入，衔出官中第一花。

俞异日宿温汤市邸，於是衙鼓声沉，万动岑寂，客馆后夜，悲风素秋。俞少负英气，羁怀多感，高烛危坐，远意千里，强调脆管，又抚朱弦，怨流丝竹，竟不成乐，乃就枕。才合眼，见二短黄衣吏立於床下。一吏曰：“召其魂也，召其梦也？”一吏曰：“奉命召其魂。”吏曰：“魂俱去，留一魄以守其宅。”吏於袖间出一物若银钩，以刺入胸中，亦不甚苦痛，以手执钩尾，大呼俞名姓，又小呼数声。俞或立於阶下，回顾尸於床上，俞惊叹，恨不得作书寄家人嘱后事。吏引其衣出门，又见二碧衣童，若常所见画图中神仙侍立之童也。俞久不敢问，约行十余里之远，俞乃足痛，愿得一代步者。吏曰：“请君问碧衣者。”俞乃告之。一童呼吏曰：“勅界吏速取马来。”有顷，驹从至，俞乃上马，因询黄衣吏曰：“吾死乎，吾此行何所之也？”黄衣吏曰：“吾地界之吏，奉命奔走，他皆不知也。君告碧衣童，必有所明。”俞私约下马，折腰与碧衣童曰：“俞蜀中书生，未尝造恶，今有此行，

不识入於狱乎？能复回於世乎？愿闻其休咎。”碧衣童曰：“吾乃海仙之侍者，被命召子，他皆不知。”俞曰：“仙何人也？”童曰：“蓬莱第一宫太真妃也。”俞曰：“召仆安用？”童子曰：“子骊山曾作诗否？”俞方忆其所作二绝。

又行百里，道左有大第，朱扉岬立，金兽衔鐙，万户生烟，千兵守御。入门则台殿相向，金碧射人，帘挂琼钩，砌磨明玉，金门瑶池，彩楹琐窗，幕卷轻红，甃浮寒碧^⑧。童止俞曰：“可伺於此，吾入报矣。”童复出呼左右备驺从，童谓俞曰：“上仙召子温泉浴。”迤逦见绛旌见驱，翠幢双引，赭伞玲珑^⑨，仙车咿轧，彩仗鳞鳞，纹竿袅袅，霞光明灭五色云中。行少顷，又至一宫，仙妃降车，俞亦下马。

童引俞升，左右赞拜，仙赐坐。俞偷视仙，高髻堆云，凤钗横玉，艳服霞衣，琼环瑶珮，莺姿凤骨，仙格清莹。俞精神眩惑，情意恐惧，虚已危坐，莫敢出言。仙笑为俞曰：“君无惧，吾召子无他意，欲少询子人间一两事耳。”仙子曰：“骊山所题之诗甚佳。”俞避席俛谢^⑩。仙子乃命其浴。仙乃入御浴，汤影沉沉，甃摇龙凤。仙去衣先入浴，俞视若莲浮碧沼，玉泛甘泉，俞思意荡。俞因以手拂水，沸热不可近。仙笑命左右别具汤沐，侍者进金盆，为俞解衣入浴。仙与俞相去数步耳，一童以水沃仙，一童以水沃俞。俞白仙曰：“俞尘骨凡体，幸遇上仙，似有宿契，然何故不得共沐？”仙曰：“尔未有今日之分。”浴已，次第取服。

仙与俞携手入后院，坐曲室。俞审视则白璧为楹，碧瑤盃地，绣帛蒙窗，珠丝翳户^⑪，饰琼玉於虚轩，安铜龙於画栋。仙命进酒，宝器瑤杯，珍羞仙果。但俞平生不酌酒，金壶至俞，则酒辄不出。仙笑顾左右取他酒代之。童曰：“已为取之。”顷间酒已至，乃人间之味。俞又自恨。仙谓俞曰：

“今之妇人首饰衣服如何？”俞对曰：“多用白角为冠，金珠为饰。民间多用两川红紫。”仙乃顾左右：“取吾旧服来。”长裙大袍，凤冠口衔珠翠玉翘，但金钗若今之常所用者也，他皆不同。

俞曰：“俞少好学，虽望道未见，然於唐史见仙事迹甚熟，今见仙之姿艳，一禄山安能动仙之志，而仙自弃如此也？”仙复曰：“事系天理，非子可知，幸无见诘。”俞曰：“明皇蕴神圣之姿，天日之表，没当不化，今在何地？”仙曰：“人主皆天之高真也，明皇乃真人下降，今住玉羽川。”俞曰：“玉羽川何地也？”仙曰：“在潭衡之间。”

不久玉漏递响，宝灯阑珊，侍者报仙曰：“鼓已三敲。”仙乃命撤去杯皿，与俞对榻寝。俞情思荡摇，不能禁。俞曰：“召之来，不与之合，此系乎俞命之寡眇也。他物弗望，愿得共榻，以接佳话，虽死为幸。”仙笑曰：“吾有爱子心，子有私吾意，宿契未合，终不可得。”俞乃欲升仙榻，足不可引，若有万觔系之^⑩。仙曰：“子固无今日分。”俞乃就南榻，与仙对卧而语。不久鸡唱，烟中月沉，户外侍者促俞起。俞泣下别。仙曰：“后二纪待子於渭水之阳。”仙取百合香一小器遗俞曰：“留以为忆。”系俞臂，复见前童吏引还，入门，吏推仆乃觉。

俞惊起坐，默念岂非梦邪？臂上香犹存，发器，异香袭人，非世所有。他日，俞题诗於温汤驿曰：

梦魂飞入瑶台路，九霞宫里曾相遇。壶天好景自愁人，春水泛花何处去。

又戏为诗曰：

昨夜过温汤，梦与杨妃浴。敢将豫让炭^⑪，却对卞和玉^⑫。

同欢一宵间，平生万事足。想得唐明皇，畅哉畅哉福。

诗尚留温汤驿壁。

俞后闲步野外，有牧童持书一纸，俞开封，乃仙所为诗一首也。诗云：

虚堂壁上见清辞，似共幽人说所思。海上风烟虽可乐，人间聚散更堪悲。

重帘透日温温暖，玉漏穿花滴滴迟。此景此情传不尽，殷勤嘱付陇头儿。

俞询牧童曰：“从何得此书？”牧儿曰：“前日有妇人过此，遗我百钱，授我此书，云：‘明日有衣冠独步野外，子可与之。’”俞闻之愈伤感。俞多与上君子说此事，乃笔成传。

贵妃袜事

老僧赎得贵妃袜

天宝十三年秋苦雨，上自兴庆宫登楼远望，见其淫潦尤甚，时惟贵妃力士从上。上谓曰：“今水潦如此，疾于朕心，当传位於太子，使吾未没而付之，吾无忧也。”妃子不对。力士曰：“且待丰年。”上视太真曰：“若何？”妃对曰：“今秋霖雨水灾，烦劳圣虑，妾愿与圣躬共舍衣物於两街，建道场法事，庶拯生灵。”上从之。乃敕司衣阁出衣十袭，施左右街佛寺，货之以充供养。

时沙弥常秀自庐岳来京师求戒法，见舍衣物，遂罄囊钵，赎得妃子袜一舁，持归江南，以与亲族。后隐香炉峰，乱而获存。其后中丞李远牧於温城，多征故事，求诸遗物。

或有言妃子袜事於远，遂求焉。僧不获已而献之，远以钱十
万为直。仍藏诸篋笥，示诸好事者。

会李群玉校书，自湖湘来，过九江，远厚遇之，因诒其
题黄陵庙事，群玉曰：“予尝梦之。”远曰：“仆自获妃子袜，
亦常盼慕焉。”遂更相戏笑，因各赋诗一首。远曰：

坠仙遗袜老僧收，一锁金函八十秋。霞色尚鲜官
锦勒，彩光依旧夹罗头。

轻香为著红酥践，微绚曾经玉指构。三十六宫歌舞
地，唯君独步占风流。

群玉诗曰：

故物犹存事渺茫，把来忍见旧时香。拗连绮锦分
奇样，终合飞蝉饮瑞光。

常束凝酥迷圣主，应随玉步浴温汤。如今落在吾兄
手，无限幽情付李郎。

是岁校书过豫章，端午浴兰之会，宴滕王饮筵，片时卒
座上。客云：“得非黄陵嘉？”至今伤感悯之。

马嵬行

刘禹锡作马嵬行

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驿。路边杨贵妃，坟高三
四尺。

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幸佞，天子舍妖
姬。

兵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头转美目，风日无光
晖。

贵人饮金屑，倏忽即英暮。平生服香丹，颜色宛如

故。

属车尘已远，里巷来窥覩。共爱宿妆妍，君王画眉处。

履綦无复有，履组光未灭。不见岩畔人，空见凌波袜。

儿童爱纹迹，私手解盘结。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

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六终

【注释】

①讪(jié, 音杰): 斥责别人的过失。 鯁(gěng): 耿直。

②倩(qiàn, 音欠): 请。

③閤(gé, 音革): 同“阁”。

④珣珉(wǔfū, 音武夫): 像玉的石块。

⑤髻(qí, 音旗): 马颈上的长毛, 也泛指动物颈上的长毛。

⑥髡(kūn, 音昆): 古代剃去头发的刑罚。

⑦銮舆(luányú, 音鸾鱼): 皇帝的车驾。

⑧甃(zhòu, 音宙): 用砖等砌的装饰。

⑨赭(zhě, 音者): 红褐色。

⑩俛: 同“俯”。

⑪翳(yì, 音意): 遮蔽。

⑫觔(jīn, 音金): 同“斤”。

⑬豫让: 春秋末战国刺客。曾事智伯。赵襄子与韩、魏灭智伯, 豫让漆身为癞子, 吞炭为哑, 以变其音, 谋刺襄子, 为智伯报仇。这里取其“炭火”燃烧热烈之意。

⑭卞和: 战国时楚人, 得玉璞而无人识, 最终使宝玉得见天日, 遂被楚王命为“和氏之璧”。玉性冷, 这里取其冰凉之意。

青琐高议前集卷之七

孙氏记

周生切脉娶孙氏

寺丞丘浚撰

周默，字明道，都下人也。以延赏为太庙郎^①，岁久改授常州宜兴簿。默幼小知书，尤好方药之书，亦稍稍通其术，里巷称其能医。

比邻有张复秀才，聚间巷小童为学。一日复谒默曰：“有恳，敢浼长者^②。”默询其故，曰：“复之妻得病甚危，居贫不能得医，敢烦君子诊其脉，视其证，倘获愈，必为报。”默许之。往见其妻孙氏卧小榻，容虽不脩饰，然而幽艳雅淡，眉宇妍秀，回顾精彩射人。默见之愕然，乃诊臂视脉，久之曰：“娘子心脉盛，痰积其中，气出入则昏眩。”乃留犀角汤下之。默日日往候之。复妻病愈，复将召默饮於市，以谢默。默曰：“邻里缓急固当救，何烦致谢？”

是时默丧妻才经岁，既见孙氏，心发狂悸，念无计得之。乃白其母曰：“孙氏，默治之愈矣，可召之饮，以接邻里之好。”母不识默意，乃召孙，孙托事不来。默赞其母，复召之。久乃至，与默母叙拜礼，又以言谢默。是时孙薄妆，虽有首饰，衣服无金翠，艳丽绝天下，语言飘飘然宛神

仙之类也。默精神荡散，因以目挑之，语言试之，终不蒙对。召入内，复饮於轩前。默时时入室，启母劝之酒，孙以礼谢，终不饮，逼晚方散。

默日夜思所以得孙氏之计。默阴念：有功於孙，吾且年少，孙之夫极老，复年五十三，孙方二十一。吾固胜他远矣，吾必得之。默乃暗遣学童以柬投孙，竟不蒙答。又投之，亦然。默询童曰：“彼何言也？”童曰：“孙略观，但默默而已。”默私计：我有功於孙，事虽不谐，亦无后虑。乃至意投书与孙氏云：

“世之乐事，男女配合；人之常情，少年雅致。今慕子之美色妙年，甘心於一老翁，自以为得意，吾为子羞之。兼有鄙诗，略为举陈，幸留意也。诗曰：

五十衰翁二十妻，目昏发白已头低。绛帏深处休论议，天外青鸾伴木鸡。”

孙氏亦为书上默曰：

“数辱书问，荷意甚勤。上有良人，安敢私答。妾之本末，略为君言：妾本富贵家女，幼岁常近笔砚，及长继遭凶灾，兄又死边州，弟妹散去，家贫不能自振。信媒氏之说，归身此翁。至於今日皆不可言，亦不复恨。妇人无他能，惟端节自持为令节。欲不白君子，则子之意未绝，千万自保，无贻深念为异时恨。妾心匪石，兼有诗道其意。诗曰：

雨集枯池时渐满，藤笼老木一翻新。如今且悦目前景，妆点亭台随分春。”

默得书诗，又见其有才，愈思念之。乃再为书丁宁恳切，此不具载。孙复有书曰：“前诗书已少道区区之意，君尚不已。今为君少言天下物理之大分，以解君惑。夫鷓鴣栖木^③，不过一枝；鼯鼠饮河^④，不过满腹。上苑之花，色夺

西锦，遇大风怒号，飘荡四起，或落银瓶绣幙之间，或委空闲坑濶之所^⑤，此各系乎分也。我之夫固老矣，求为非礼以累之，则吾所不忍。君虽百计，其如我何！可绝来意，无劳后悔。”

默意欲速得，又以柬诗侵逼之。孙又为书与默曰：

“近者妾病，知子有术可以起我之疾。居贫，我乃谋於夫曰：‘邻居周君善医，彼士君子，且以邻里之故，必不予拒。’今因妾病，而召污秽之事入其家。使子为翁，子能忍而舍之乎？翁虽老，闻此安肯为子下而不发耶？向得子柬，欲闻於翁，且发人之私，不仁也；忘人之恩，不义也。是以不为。每得子柬急看，或火或毁，恐露而彰子之恶。今子之言侵逼尤甚，子意欲因医之功，邀而娶之也。若然，虽商贾市里庸人有不为者，况士人乎？古之烈女吾之俦也，子无多言。青松固不凋於雪中，千万无惑焉。”

默知不可乱，乃止。

默不久赴官，意尤未已，乃为柬别孙曰：

“我闻古人之诗曰：长江后浪催前浪，浮世新人换旧人。是老当先寝也，我愿终身不娶，以待之耳。”

孙得柬感默之意，为缄谢绝曰：

“愧感深诚，早晚疾听。君子启行，无缘叙别，破囊久空，不能为赆^⑥，空自悚愧^⑦。承谕雅意，安可预道？无妄之言，未敢奉许。人之修短，固自有期，设或不幸，即俟他日，况君庆门当高援，无以鄙陋独贻伊戚。彩舫长浮，知有日矣。气象尚和，惟以自爱。千万珍重！”

默得书，但恨惋而已。

后三年，默替归，泊家於湘蓝之南。默思孙，因往旧巷访之，询其邻，则曰：“复死已经岁矣，孙今独居。”默大

喜，归告其母，遣媒通好。久之，孙乃许。既成，相得甚欢，彼此方浓，复授郢州东阿尉。

默本好贿，居官尤甚。据案决事则冒货，出证田讼则赅民^⑧。箝中多私蓄币帛以归。孙因询其故，默以实告。孙大恟曰：“吾及今三适人矣。始者良人，年少狂荡不返；中间适老翁，不幸其先逝；今归身於子，自为得矣，而彼此方相爱。不意子不能奉法爱民，治狱则曲直高下，惟利是嗜，去就予夺，贿赂公行，民受其枉多矣。子不害其官，则祸延子孙矣。吾不忍周氏之门无遗类，子不若复归其财於民，慎守清素。况子俸钱所入，用之有余矣。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益其过。夫妇大义，死生共处。君既自败坏，不若我先赴死地，不忍见子之死也。今与子诀矣。”乃遽趋井。默急持其衣曰：“子入井，吾亦相从矣。愿改过，以谢子。”默以其财复归於民，而自守清慎，终身无过。

孙生二子，亲教之，皆举进士成名。

议曰：妇人女子有节义，皆可记也。如孙氏，近世亦稀有也。为妇则壁立不可乱，俾夫能改过立世^⑨，终为命妇也，宜矣。

赵飞燕别传

别传叙飞燕本末

谯川秦醇子复撰

余里有李生，世业儒。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见之，墙角破筐中有古文数册，其间有《赵后别传》，虽编次脱落，尚可观览。余就李生乞其文以归，补正编次，以成传，传诸